

这个温暖的世界



数日前去了一趟常州,其间两件小事,让我一直不能忘怀。每每想起,心中总涌起一股暖流。

两天的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仅有一个晚上让我们在常州城内自由逛逛。南大街被誉为常州的“南京路”,我和同伴的夜间行程便从此开始。夜晚的南大街非常繁华,店铺林立,人来人往。——但这些并不吸引我们,对于两个“吃货”来说,那些藏在街角里的小吃店才是最有魅力的。初来乍到,放眼茫茫然,只好边走边问。走着走着,一小片花店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店面仅一间,门面不大,柔柔的白炽灯光从房间深处透出来,在夜色中点亮着一片温暖。老板娘四十岁左右,正在洗手,大概是要打烊了。听到我们的问询,她急急赶了出来,立在门口一边继续洗手一边回答道:“附近好像没什么常州小吃了。”看到我们略微失望的表情,她忙继续说:“不过我知道一家店,拌面做得非常好吃。你们等一下,我马上洗完手,关了门我们一起过去。真的很好吃的!”老板娘的热情让我有些意外。尽管谢绝了她的好意,但这种来自陌生人的

毫无保留的善意,仍然让我的内心震动不已。习惯了城市间人与人隔着“防备”与“小心翼翼”的面具,这样的淳朴和关心真是有直达灵魂的力量。

我们继续走。绕了几个圈子,还是没有太大的收获,不免有些急了。突然,“哎呀!”同伴叫了一声。糟糕!好巧不巧的,鞋底居然扎进了一根针。针直直穿透了鞋底,实在没法子再穿它走路了。可是,无论我们怎样用力,它就像生了根,怎么也拔不出来。看到周围有一家鞋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抱着鞋子朝那边跑去——最不济,也能再买一双暂时将就一下。店里面有好些人,我定了一会儿,才找出店主——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叔叔。店主身材较高,也颇为结实,正跟一名顾客介绍鞋子。虽然自觉有点不合时宜,但情况紧急,只能硬着头皮问:“叔叔,鞋子里面扎进了一根针,能问您借一下钳子吗?”我想,鞋店里也不一定有钳子;如果刚好有的话,我自己也能使使劲儿把针拔出来。没想到,店主二话不说,跟那位顾客打了声招呼,立马转身到柜台里,拿出钳子,接过鞋,“噌”地一下,

把针拔了出来。不过半个小时,我的内心又一次受到了震动。我忙不迭地直说“谢谢”,店主很轻松地挥挥手,叮嘱了“要小心”,便又去忙生意了。

看过、听过、经历过太多被怀疑、被防备、被冷漠对待的交往,似乎觉得陌生人甚至不那么陌生的人之间,像这样的关系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直到这天,这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两件事,唤醒了我心里潜藏已久的温情。我想起了在《桃花源记》里提到的那个温情脉脉的世界。我想起了小时候,邻居看到我忘记拿钥匙,便把我招呼到家里,用糖果来招待我。我想起了用公用电话跟家里聊天,想家想到哭的时候,从食堂里走出的一个陌生姐姐温柔地安慰我。或许,对于花店老板娘、对于鞋店老板来说,我的求助大概就像整理一束花、一双鞋一样,会随着时间流逝很快忘记;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就像常年涌动的温泉,在我心底,当我忘记世界的本来样子时,流淌出来,提醒我,这是个温暖的世界。

复旦大学 彭旭蕾



5月了,老家院子里的槐花也该绽放笑颜了吧!

冲破严冬的封锁,槐树也在大地回春之后吐露新芽。槐树不同于其他树种,槐树发芽很晚,总是在其他树种已经发芽之后,它的新芽才姗姗来迟;它生长缓慢,长成直径10厘米的树大约得10年吧,但木材质量很好,算是大器晚成吧;而且槐树长得也不好看,有的瘦骨嶙峋,有的弯腰驼背,很少有像白杨那般地笔直挺拔、直冲云霄,也很少有像梧桐那样生长迅速、叶片硕大。但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槐树可是做家具首屈一指的材料。

而我最期待的却是槐花的盛开。每年5月份左右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槐树刚发芽时,就有麦穗状的嫩绿的串串槐花探出脑袋,尽情地沐浴和煦的阳光,感受“吹面不寒杨柳风”。每当看到槐花露出脑袋,我就很兴奋,至于原因,呵呵,先卖个关子,等下自然见分晓。春天的阳光为这些绿色的小家伙提供充足的营养。它们争先恐后地吮吸阳光的乳汁,尽情地生长。

没过几天,这些槐花长成石榴籽大小了,变成了米黄色。一串串、一个个都含苞欲放,迎着风,向着阳光。每一个石榴籽都像骑士的佩刀,又像装满琼浆玉液的

水壶。一串串槐花就像扬帆的小船整装待发,又像调皮的孩子,随风摇曳,嬉笑玩耍。

再过几天槐花就咧嘴大笑了,这时颜色也由米黄变为雪白。那绽放的朵朵槐花摇曳在风中,像极了一个个风姿绰约的美女,尽情展现生命风采;雪白的花朵,翠绿的硬币大小的椭圆叶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纯美图。这时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沁人心脾的花香。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整个嗅觉都被甜而不腻、清爽怡人的花香包围,让人忍不住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品尝”清谈的香味。走近一棵树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那是勤劳的蜜蜂提着篮子采蜜呢!它们一会儿飞到这朵花上,一会儿停泊到那朵花上,在花朵中流连忘返,沉醉于烂漫纯洁的槐花,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过不了几天槐花就华丽退场了。风一吹,落英缤纷,像极了冬天飘落的鹅毛大雪,大地也像点缀了白色的碎花的地毯。坐在堂屋门前,就看见院子里阳光下北风吹落的槐花漫天飞舞,上演着一幅幅完美落幕图。

我喜欢槐花不光是因为它的纯洁,还因为它可以食用。五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存粮不多,新粮未收。农村人就想到了吃槐花

的方法。首先用钩子将适量槐花钩下来,然后择去梗子、挑出叶子,洗净。这样准备工作就做好了。第二步,在洗好的槐花中放入面粉,用手混合面粉和槐花,直到面粉全部粘到槐花上,而且要保证槐花的松散不粘结。第三步,将拌好的槐花放到筛子上,然后蒸二十分钟,熄火,焗几分钟。这些都做好之后,啊哈,美味的蒸菜(我们那儿习惯这样称)就新鲜出炉啦。热腾腾的蒸菜透出丝丝的槐花的香味,光是闻到就让人胃口大开。将蒸菜放入干净的容器内,使之冷却(当然也可以搅拌,加快冷却速度)。冷却之后,倒入事先捣好的蒜泥,加入调料,再滴几滴芝麻油。香喷喷、甜滋滋的蒸菜让人垂涎三尺!啧啧,想到家乡的槐花菜,我就忍不住口水直流啊!什么时候也让你们尝尝?槐花菜的美味可真是一流的,不亲自尝尝可真是可惜了啊!

槐花不仅可以新鲜吃,也可以晒干做馅料。将洗净的槐花放在锅里焯一下,然后捞出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晒上两三天,就可以收起来了。我很喜欢奶奶用干槐花包的素包子。槐花虽被开水烫过,但咬到嘴里槐花的香味还是拥抱着每一个味蕾,让人回味无穷!哎呀,不行了,口水都流出来了!

春天到了,家乡的槐花该盛开了吧?真怀念有槐花的日子,真怀念我帮妈妈做槐花菜的日子,真怀念吃奶奶做的槐花包的日子。而这一切的一切,只能伴随我的异乡生活而画上永远的句号!虽然我极不情愿,可我无可奈何!

异乡的梦中老是瞥见那烂漫的槐花,闻到淡淡的清香,听到嗡嗡蜜蜂忙碌的声音!总觉得槐花在咧嘴向我笑,总似乎听到妈妈在看到我狼吞虎咽时宠溺地嗔怪我吃慢点儿的声音!

别了,槐花,让我们在梦中相见吧! 华东理工大学 李倩倩



让谣言一笑而过

4月中旬,我和上海各高校的校园媒体代表共聚在东华大学一起交流学生媒体的经验。在介绍完自己身份之后,忽然有一位代表问我“你们学校里狂的风怎么样啊?”我下意识地给了他“很大哟”的回答。

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确实有些不明所以了“你们学校上次有人过桥被风吹到河里了吧?”后来我仔细回想,有这件事吗?如果这样的特大新闻我这个海事的学生记者站站长都不知道的话,那一定是我的“失职”了。我接着问他消息的来源在哪?是否可靠?他告诉我我是在一个微博上看到的。

“又是微博”电话那头的保卫处老师很是无奈道“现在很多微博上面讲的是天花乱坠,动不动就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压根就没有这些事”。后来我找到了那位代表说的微博,定睛一看。天呐!近两万的粉丝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该微博的消息,这还不算那些被粉丝们所转发的数量呢。接着我逐条进行查看,发现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闻外,大多还属于小道消息,而且其中不乏早就传了好几年的,抑或是只要是海事的学生都能看出其中漏洞的消息。更可恶的是,有一些说微博说的似乎都有头有眼,动不动就是“据(辅)导员透露”、“据老师透露”。但是这些最后经我一个电话给这条“新闻”有关的部门后,发现都属谣传之类的。

纵观当今社会,我们不难网络谣言问题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恶疾。我们看到网络在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提供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上便利的同时,不也给谣言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吗?

如果有人要问我难道以前就没有谣言了吗?我不能不反问一句,怎么会没有呢?

一百年前的1912年,随着电报的普及全国出现了新事物——“通电”,其功能就类似于今天的微博。

无论总统还是平民,也不管你是实际存在的政治团体抑或是虚构的笔名假名,只要到邮局出了钱,你就能“通电全国”。因为“通电”,当时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笑话。就比如在南北政府和谈,眼见大功告成之际突然出现了署名为“同盟会”的通电,其中历数了袁世凯的罪状。结果孙中山和同盟会纷纷出面并登报进行辟谣,事件才得以平息。不过关于“罪魁祸首”呢?抱歉,这事越差越奇怪,经查此通电还有许多署名为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这样的同盟会精英之多个版面和系列,“通电案”最后无奈地就成了悬案。

但要问为何当年的“通电”没有闹得像今天的微博这样“来得那么快又那么直接”?其实无外乎一个成本的问题。就拿我们这边临港的大学生来说吧,现在只要办一个59元的电信的189手机套餐,补贴你400块钱买3G手机不说,2兆的宽带立马免费送上。可通电呢?历史记载,1912年的通电“每个字,中文收银洋一角,洋文收洋两角。”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计算,洋一角基本上等于今天的10~15元。呜呼哀哉,要是碰上那个时代,今天我们的那些个爱发短信的同学还不早早把手机给扔得远远的,再也不敢碰了。更别提当时造个谣需要多少银子了吧?

今年我们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提倡微博进行实名制,而社会各界也存在这不同的看法。当然,无论孰是孰非,治理网络谣言是我们正在做的,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最近在人人上出现了一个主页,名为“人人谣言粉碎机”,其功能相当于现在新浪微博右侧的公告栏,目的都是消除网络的谣言。只不过前者是民间自发,后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辟谣需要官方的努力,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智慧。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双能够识别谣言的慧眼,那么谣言就没有立足之地。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谣言一笑而过。 上海海事大学 王浩森

